



杨武能◎主编

快跑，玛尔卡

【德】米亚姆·普莱斯勒◎著

荆妮◎译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杨武能◎主编

快跑，玛尔卡

【德】米亚姆·普莱斯勒◎著

荆妮◎译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快跑, 玛尔卡/(德)普莱斯勒著;荆妮译.

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91-9040-2

I. ①快… II. ①普… ②荆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
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8305号

Malka Mai © 2001 Beltz Verlag, Weinheim und Basel.

Programm Beltz & Gelberg, Weinheim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1-615

新浪微博: @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官方

蓝眼睛德国大奖小说系列

快跑, 玛尔卡

[德] 米亚姆·普莱斯勒/著 荆妮/译

策 划	张秋林
主 编	杨武能
编辑统筹	张蓓蓓
责任编辑	孙蕾蕾
装帧设计	赵 隼
封面绘画	张 健
出版发行	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 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出 版 人	张秋林
经 销	全国各地书店
印 刷	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7.25
印 数	1~10000册
字 数	12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391-9040-2
定 价	16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4-2013-64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86512056

目 录

九 月 /007

十 月 /050

十一月 /109

十二月 /146

一 月 /170

二 月 /199

三 月 /219

后 记 /232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杨武能◎主编

快跑，玛尔卡

【德】米亚姆·普莱斯勒◎著

荆妮◎译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快跑, 玛尔卡 / (德) 普莱斯勒著; 荆妮译.

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91-9040-2

I. ①快… II. ①普… ②荆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
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8305号

Malka Mai © 2001 Beltz Verlag, Weinheim und Basel.

Programm Beltz & Gelberg, Weinheim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1-615

新浪微博: @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官方

蓝眼睛德国大奖小说系列

快跑, 玛尔卡

[德] 米亚姆·普莱斯勒/著 荆妮/译

策 划 张秋林

主 编 杨武能

编辑统筹 张蓓蓓

责任编辑 孙蕾蕾

装帧设计 赵 隼

封面绘画 张 健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7.25

印 数 1~10000册

字 数 12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9040-2

定 价 16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4-2013-64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86512056

目 录

九 月 /007

十 月 /050

十一月 /109

十二月 /146

一 月 /170

二 月 /199

三 月 /219

后 记 /232

九 月

所有的一切开始的那一天，与此前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，或许只是稍微有一点儿热。玛尔卡一睁开眼睛就感觉到了，耀眼的阳光透过花窗帘，在她的白色被子上投射下歪歪扭扭的彩色斑点。她的手指划过一朵蓝色的花斑，指甲立刻被染成了蓝色，手背上涌动着绿色的波纹。玛尔卡用手指轻轻拍打彩色的斑点，看着这些闪亮的颜色在她的褐色皮肤上褪去光泽。

熟悉的声音涌进了房间。在她的窗前，距房子只有几米远的地方，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。在经过一个漫长而干燥的夏天之后，溪水变得很浅，河床上的石头清晰可见，鱼儿快速掠过水面，消失在水草丛中。玛尔卡经常坐在小溪边，将撕碎的花朵或树叶扔进水中，看着它们随波沉浮，直到消失在刺柏林后面。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，玛尔卡甚至会泡在小溪中，尽管从高山上淌下来的溪水在夏天也是很冷的。不过她只敢在有人陪伴时这样做，要么是母亲，要么是米娜——她的姐姐。不需要任何人警告她不能独自下水，因为她永远都不会忘了去年初冬她差点淹死的事。

窗外的街道上，一辆马车颠簸而过，箍了铁环的木轮咕隆咕隆地轧过石板路面。玛尔卡侧耳倾听了一会儿，她从马



蹄的“哒哒”声分辨出，这辆马车只套了一匹马，来人不是那个流动商贩扬克尔。自战争开始以后，他经常能向人们提供一些不易搞到的东西。不过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不曾过来了，肯定已经有好几周了，米娜不久前也这样说过。我们只剩一块紫罗兰香皂了，她说，扬克尔也该来了。

楼下的厨房里，有人正在把餐具弄得叮当作响，紧接着传来一只桶哐当摔落在石头地砖上的声音。这是她的母亲，或者是米娜。她们的最后一个女仆佐菲亚，已经在几周前离开，回到她在维茨考夫的父母家。因为善良的女医生再也付不起她的工资了，况且，基督教出身的女子也不准在犹太家庭做佣工，即使家中没有男人也不行。所有人都为佐菲亚的离去感到难过，尤其是与她结为好友的米娜。米娜说过，佐菲亚比她的许多前任都要亲切和开朗，而且更加聪明。两个姑娘在分别的时候都哭了，从那以后，米娜变得愈发忧郁而沉默。

佐菲亚很好，但奥尔加的离去却让玛尔卡更为伤心。奥尔加是母亲诊所里的一名护士，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。德国人来了以后，奥尔加便匆忙地离开了，与撤退的俄国人一起消失了。玛尔卡用食指敲打着被子上面的一个蓝色斑点，她记得奥尔加有一双蓝色的眼睛，很纯正的蓝色，不是像她母亲和米娜那种偏暗的蓝灰色。她轻轻哼着一首从奥尔加那里学来的歌：“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明天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。”玛尔卡想模仿奥尔加的声音，她记



忆中的那种轻柔、低沉的声音，但是她做不到，她哼出的旋律听上去是单薄且跑调的，所以她很快就停止了哼唱。

过了一会儿，玛尔卡就觉得这个游戏很无聊了。太阳升得更高了，投射在她被子上的斑点逐渐消失了。玛尔卡从床上跳下来，套上连衣裙。这条连衣裙是裁缝汉娅在初夏的时候用一幅裁下的窗帘给她缝制的，因为人们已经很长时间无法买到新布料了。裙子非常漂亮，它本来还可以更漂亮，如果没有那个令人讨厌的黄色六角星的话。玛尔卡一直在努力忽视那颗星的存在。她曾经哭诉哀求过想要撕掉它。但是，母亲和米娜都告诉她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只要德国人在这里，她们就必须戴着它。

玛尔卡蹲在地上穿上凉鞋。鞋子带有长长的红色粗绳，交叉缠绕在小腿的下半部，打成一个蝴蝶结的形状。这双木底凉鞋也是从德国人那里得来的。鞋子还很新，是施耐德太太不久前从德国旅行归来后送给她的，除了凉鞋还有一罐杏酱。玛尔卡还从来没穿过这么漂亮的鞋子，她高兴得乐开了花。当她去街道下面的村子里找维罗尼卡玩耍的时候，施耐德太太经常会送给她一些东西。正如人们那时所说的，俄国人撤走以后，德国人带来了六角星，但除此以外，一切并不那么糟糕。

玛尔卡跑下楼梯，进了厨房，吃了米娜为她准备的杏酱黄油面包，半站起身喝掉牛奶，便飞奔而出。“别忘了，你今天下午必须去莱姆伯格小姐那里。”米娜冲她喊道。



“我没忘。”玛尔卡回答。她双脚跳起跃过门槛，沿着街道向下跑去，直奔维罗尼卡家。

厨房门关闭的响声将汉娜·麦——玛尔卡的母亲，从沉思中惊醒。此刻，她正坐在楼下诊室的写字台旁边。自从社区医生的执照被吊销以后，她就再也没有收入了。但是由于方圆数十公里之内没有其他医生，所以每当人们有需要时，她还是会被叫去，不过这种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她经常会有足够多的空闲时间，但这并不是她所期望的。她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，九点十分。汉娜医生记得十一点的时候，还要去小镇另一边的犹太社区，看望一下鞋匠的妻子，她在三天前刚刚生了个儿子，而在此之前她只能坐在这里等着。她叹了口气，感觉自己成了环境和现实的牺牲品——她无所事事，而这样的角色不适合她。她怀念那些在社区里来回跋涉的日子，怀念工作和挑战。有时她感觉自己被禁锢在这所房子里，在这个靠近匈牙利边境的偏僻小镇，监狱看守就是那些德国人。

她听到米娜在厨房里心不在焉地干活，不禁又叹了口气。米娜的快快不乐并不奇怪，一个十六岁的少女，没有社交，没有真正的朋友，没有接受正常职业教育的机会。米娜正处在一个十分困惑的年纪，自从佐菲亚离开以后，一切都变得更糟糕了。

汉娜把手攥成拳头，一会儿又伸展开来，仔细检视了一下自己修剪整齐的指甲，然后打开抽屉，拿出一封信。几周



以来，她每天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地重复这样的动作，反复阅读她父亲写下的字句，不断盯着那两张照片。其中一张照片上，她的父亲看起来就像她所熟悉的那样——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，留着犹太式发辫^①和胡须，身穿高领长袍^②，头上戴着黑色圆礼帽，一副严肃的、受人尊敬的长者模样。但是在另一张照片上，她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，没有发辫和胡须，光秃秃的面庞苍老而瘦削，从前藏在胡子下的下巴向后倾斜着，看上去非常衰弱、惊恐和无助。

“亲爱的汉娜，”他这样写道，“我在几天前收到了你寄来的搬家许可，谢谢你。不过我不会去你那里，我要留在这，跟你姐姐一家在一起，还有你的母亲，她的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们。我们不能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丢下不管。”

汉娜暗暗思忖，这些话是否是过去对她的指责的另一种说法。因为她曾经为了读大学、为了追求自己的生活而离开他们，没有考虑到家人的感受。或许，他们从来没有原谅自己。

汉娜把手臂撑在桌子上，怔怔地望着那两张照片。这时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，她好像做了坏事被逮住一样，红着脸迅速把信和照片推进抽屉，捋了捋头发，把一支笔拿在手里，装作正在工作的样子，然后喊了一声“请进”。

来人是希尔伯太太，一个黑皮肤的胖女人，她总是步履

① 犹太式发辫：犹太男性留在两鬓的发辫。

② 高领长袍：虔诚的犹太教徒所穿的一种前面系扣的紧身長衫。



缓慢，眼神迷茫，但是，汉娜知道在那双看似空洞的眼睛后面隐藏着一个清醒的头脑。她总共生了六个孩子，最后的那次生产过程分外艰难。在汉娜的帮助下，九磅重的小莫舍才来到世上。她的丈夫在孩子出生前半年去了美洲，从此杳无音信，眼下她靠做一些裁缝活计养活她的孩子们。

希尔伯太太的动作比平时迅速许多，她一屁股坐在写字台另一侧的椅子上，脱口而出：“他们把裁缝的家什都没收了，连洗衣工奈蒂也没有放过。”

“谁们？”汉娜·麦吃惊地问。

“德国人，那些边防军。他们收走了门德尔·亚伯拉罕和戴维·施涅尔家里所有的东西，包括还没做好的西服。这只说明一件事，大夫，他们要开始突击行动了。”

两个女人怔怔地望着对方。汉娜·麦不知道怎样去掩藏她的惊惧，因为她早就听说了有关“突击行动”的传言，这件事在过去几周里一直压在她的心头。她的一个病人——一个德国军官，曾经讲述过他们在克拉考的突击行动：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迁往一个不知名的地方。她立刻给她的父亲写信，但直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回音。所谓“突击行动”和“迁居”，正是让她反复读信和看照片的原因，尽管她还不清楚这些字眼的真正含义。可是，一想到父亲和姐姐一家的命运，她就感到异常的虚弱和六神无主。

对于她自己和女儿们的未来，她原本没有太多的担忧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只是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忧虑，但是很快就



被这样的念头打消了：她有工作，对德国人来说，她是有用的，因为这个地区方圆五十公里之内除了她再没有别的医生。虽然她的职业并不是德国人需要她的唯一原因，但是毕竟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，她是属于极少数受过教育的人。

德国军官对她一直以礼相待。他们喜欢与她谈论书籍、戏剧，经常以私人身份拜访她。来访的不仅仅是海因茨·佩舍，汉娜觉得，从社交的角度来看，德国人要比波兰和乌克兰农民更为亲近。不过她也不得不承认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德国军官来访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海因茨·佩舍也有好几周没有过来了。

尽管如此，她并没有真正感到恐慌。德国人需要她，她的职业保护了她，而其他犹太人如希尔伯太太则相反，他们显然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境地。汉娜注视着这个低着头坐在她面前、束手无策的女人，说出她唯一能想到的话：“很多犹太人都逃往匈牙利了，边境就在附近。”

希尔伯太太看着她，迷茫的眼神忽然变得明亮起来，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，声音也非常清晰：“我拉切尔·希尔伯难道要带着孩子们去乞讨吗？雷耶泽和扬克尔已经快成年了，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做，但我要带着小女儿和莫舍，去他们要送我去的地方。”然后她就沉默不语了。

像往常一样，每当汉娜感到焦虑不安时，她就开始收拾东西，不停地做点什么。她把笔记本从一边推到另一边，站